

## 他节衣缩食搞了一批重点工程

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。这流水官到了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就是“观志”，找当地的志书来认真学习。

这种传统被概括成八个字：走马上任，下马观志。

志书无疑属于历史。唐太宗说：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地方志这面鉴（镜子），对于刚上任的地方官来说的确很有用，除了知道建置沿革、资源物产，还能了解前贤遗迹、风土习俗和地域性格。

岭南名州廉州，明清两朝共纂修了七部《廉州府志》，在存世的五部中，康熙六十年版的评分最高，是公认的体例完备，内容丰富，既有实用性，又有可读性的志书。

造这面“镜子”的人姓徐名成栋，辽宁襄平（现辽阳）人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春到任廉州府。

现在人们常把重视教育的官员，称为“教育县长”“教育市长”。徐成栋是一位货真价实的“教育知府”。

徐成栋的出身并不显赫。最早只是官衙里的一个“文书”（笔贴式），做些抄写和翻译满汉文的工作。

因为表现好，他被提拔为负责审理案子的小员。就跟现在从书记员提为法官差不多。

有的人有了舞台却没能耐，徐成栋则是给点阳光雨露就疯长。廉州知府的位置，给了他展现抱负和能力的机会。

他一上任就抓教育（甫下车即以学校为己任）。他在考察府学时发现，这个天启年间迁到海角亭附近的廉州最高学府，一直以来修修补补，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（嗣是屡加修葺，仅取苟完，无经久计）。

教育号称“百年大计”，岂可“无经久计”！

徐成栋主持对府学做了大规模的翻新，修复了主殿和大成门、櫺星门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明伦堂、尊经阁，还有前任知府施琅之子施世骥迁建的联珠书院，添建了砥柱亭、书屋，重建了坍塌的启圣祠，开挖了泮池，将旧府学变成了崭新的学堂（俱焕然改观）。

除了硬件，软件也得到大幅度改善。他给府学添置了乐器、祭器，还请来专门的乐师舞师，教授师生向孔夫子致敬的“修舞”，使得祭祀孔夫子的仪式得以恢复。他还每月抽空亲自授课和评点。

（首兴学校，捐修文庙，重建启圣祠、尊经阁及大成、櫺星等门，置乐器、祭品，延乐师教习乐舞以光祀典。

修联珠书院，添砥柱亭、书屋，延名师，设义学以训育多士，每月课艺必亲评品。）

一时间，廉州教育呈现出一种大张旗鼓、光复文化的气象。地方乡绅拍手叫好。

他们称赞说，府县的学校就像人的眉目，如果一个人塌眉吊眼，这个人看上去就令人不爽。要是学校没办好，别的一切都是扯淡。（庠序之教或弛，虽有仁心仁闻，亦劝之无机，用之无要，为之无方，其他安足道哉。）

徐成栋很开心自己的兴学之举，赢得了群众好评。他在自己所撰的《重修文庙记》中称，推动教育体制落实，不是当官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（崇其制于学宫奉祀，惟谨非有位之责而谁责哉）？

他还说，那些寺庙弄得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师生读经习道的地方却那么破败，这样行吗？虽然教育好不好，不应该光看学校的表面，但不这样做，算得上对教育有敬意吗？

为官一任，徐成栋颇有历史感。他说，现在我们看过去，就像后来人看我们，在其位不能不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些增光添彩的事（若夫今之视昔，犹后之视今，是不能不重有望于踵事增华者）。

徐成栋当时兼任合浦知县（兼摄县篆），还修复了合浦县的城墙和三个城门门楼。

大名鼎鼎的海角亭也纳入了他修葺的计划中。他重修了大门和正厅，还为左右耳门分别题词“澄月”“啸风”，为古亭平添雅意。

两年时间，廉州府“向之废堕，渐次修复”。

然而，如此大兴土木，居然“不费民间丝粟，亦未尝取给公帑”，既没让老百姓出钱，财政也没有新增预算。

钱从哪来？一是政府过紧日子，节衣缩食；二是违法罚没（自节衣缩食，或间值罢民之捍法者，薄罚而输之）。

徐成栋还带头捐出了全部积蓄（独捐所有）。

徐成栋“既办好事，又尽量不扰民”的执政思维，在民生工程廉州龙津桥的修建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龙津桥在廉州城东的护城河上，因桥建在引龙门江水入护城河的河段上而得名。徐成栋到任时，石头砌的龙津桥已经倒塌了很久，居民来往非常不便。

民间认为，修桥铺路属于积德行善，其实它更是官员的职守。后唐有位王周，任信都刺史时，因为城门外的桥坏了，老百姓的车子掉进河里，他觉得这是为官之过，自己出钱修好了桥，留下了“桥梁不修，刺史之过”的名言。

徐成栋到任的第一年就想重修此桥。只是此时的廉州百废待兴，直到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三年，在把文庙、府学、海角亭、城墙和《廉州府志》等大事办好后他才着手修桥。

过去修桥，一般都在农闲时节，摊派杂役公旬，现在叫“投工投劳”，但修龙津桥需要大量砖石，只靠杂役显然不行。徐成栋“凡有兴作，首持扰民之戒”，他自己捐出薪水购物买料，每日到工地监督，只用了一个月即告完工。

徐成栋还修建了廉州的城隍庙。

城隍庙供奉的是土地神，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每到一地，不明妖精来路时就提溜出来，威胁“打孤拐”的那个。

土地神是传统社会受普遍崇拜的神。古人称“皇天后土”，五谷杂粮出于土，农耕文明讲究土地崇拜，它并非现在人们眼里所谓的迷信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坐上龙椅后就诏告天下：府、州、县都要建造供奉土地神的城隍庙。

廉州城东的城隍庙风雨飘摇，多所剥落。徐成栋想到，神灵栖身之处，正是岁时伏腊祭祀、祈祷风调雨顺的场所，不宜久失观瞻。

老百姓信的你不信，老百姓愿的你不成全，怎么能“同呼吸、共命运”？只有“奠安下土”，才能“寒燥燥湿，欣戚悲愉，与斯民呼吸相通”。

徐成栋按照城隍庙原来的格局做了翻新（因复式廓而聿新之）。

重修城隍庙竣工时，一班士绅商量勒石铭碑，徐成栋说了一番话：

我这辈子不贪图名声，不讨人欢心，也不求神灵赐福，每到一地做官，只是尽个人本分职责，懊恼自己水平低，施政不当，生怕招致灾祸。有土地神和我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希望它与我互相支持，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帮助我。因此，我每日清早，都检讨反思前一日言行，让神明作证（余生平不沽名，不市直，不媚神，不邀福，所至之地，惟循分尽职，每恨余之知识有限，恐致业愆。城隍乃与余共守此土者，惟祈其默相启佑，襄余不逮，每日平旦之候，必将昨之所行端居自省，印证于神明）。

我活了五十年，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天地、不敢与鬼神对质的事。虽然忧念民生不止，但怎敢因为修复了城隍庙，就觉得有神灵保佑，自己可以有所松懈呢（五十年来，无事不可以对天地，质鬼神也，虽然余之忧民宁有已耶，安敢以庙之既新可凭神力，而遂矜其功以宽其责耶）？

想做事、做成事的人，一般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。徐成栋到任廉州当天，就深入调查研究，了解当地历史（下车日按其山川，考其图籍），形成了自己的治廉思路。

他认为，廉州地处南海边陲，离京师近万里，与省会（广州）也差不多两千里，当地经济社会、民生习俗和中原地区并无太大差别，如果安于现状，不发奋有为，改变面貌，自己怎样能做领导表率（廉僻海陲，去京师近万里，与省会亦几二千里，声明文物之盛，车服礼器之备，与中土不相颉颃，使复因陋就简，不修废举堕，鼓舞而振作之，将何恃为坊表，何资为诱掖乎）？

也许正是因为这种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”的历史责任感，徐成栋十分重视修志工作。他组织了一个二十一个人的“编委会”，从到任的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起专心编纂《廉州府志》，翌年秋即大功告成，效率之高，令人惊叹。

徐成栋主持编写的《廉州府志》，固然参阅前人，但增删辑校中不无自己的原则。一是“善恶并书”，功过同载。在书中你既能读到大量先贤事迹，也能看到无良者的不良行状。二是“生不立传”，当时在世的地方人士，不管地位多高，名头多响，一律不予收录，避免拍马屁嫌疑（现任名贤，纵有殊尤，不敢称述，恐涉阿谀）。

这两点实在称得上是写史修志的圭臬。相信喜欢读史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。